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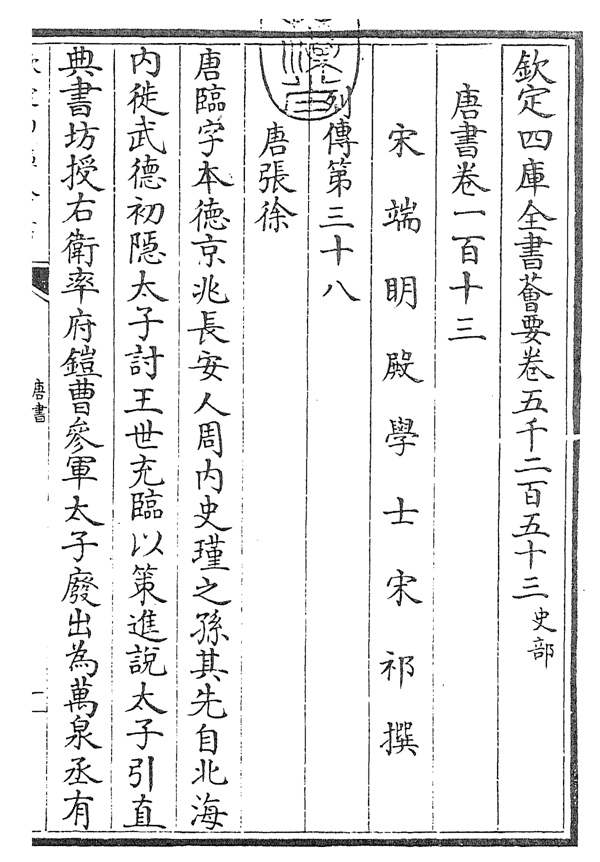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五十三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三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唐張徐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内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内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爲萬泉丞有

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説令可且出囚使就畎畒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因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究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録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

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究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於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贓狼扈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

五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尚書初來濟謫台州李義府謫普州臨奏許褘為江南巡察使張倫劒南巡察使褘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為潮州刺史卒年六十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專務掩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

兄皎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檄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皎請以冬初

集盡季春止後遂為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子之奇
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徙邊後除括蒼令與徐敬業起
兵誅臨孫紹
紹神龍時為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
兼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
言鼓吹本軍容黄帝戰涿鹿以為警衛故曲有靈夔吼
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
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閨

闈哉在令五品官昏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中宗始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為非禮引正誼固爭帝又詔武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户紹謂昊順二陵守户五百與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户二十今雖崇奉外家宜準附常典又親王墓户十梁魯乃追贈不可踰真王褒德

衛卒至踰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羣臣務厚葬以偶人象騣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擁道為戲樂邀貨損貲動萬計甚傷化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睿宗即位數言政損益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纛下左右猶兾少貸金吾將軍李邈遽傳詔斬之時深咎邈帝亦悔俄詔罷邈官擯

死于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某冘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撿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柬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

郎時兄文琮為户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為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為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壁等宫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廥寖虚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宫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户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因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

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廐馬數千改黄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冑後拜侍中兼太子賔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卧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

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
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
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
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
幽州都督謚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
潛為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
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温誅涉為亂兵所殺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為倦

貞觀中為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戸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為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於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於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悦從之卒於官子錫久視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為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

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
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
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
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
為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弟文收終太
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
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為政

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掩搦護送楚掠凝慘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顔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琅邪王沖責息錢於

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沖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沖謀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為沖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為首尋赦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

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荅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為魁首荅曰若魁首者越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巍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

從之皆以吏赦免如此護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吏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褎兄弟為人誣搆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

功故出反因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寛殊死罪巳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

論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
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
選曹諉囑公行罵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
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
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閽弗聽叩鼓
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
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
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

之實孝諶妻龐為其奴怖以妖祟敎為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龎當死子希瑊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黙然龎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

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茍免
故有功為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
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
吏為少衰然疾之如讐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
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
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巳官讓有功子
惀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謚

忠正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五世孫商

賛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

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内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湯不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為新鄭人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為巡邊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寛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襞紙為鎧勁矢不能洞徙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為

票賊商取材卒為捕盜將別為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必得遂為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為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為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事僖宗為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為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為戸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不得

入還為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已右不悅以平章事為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唐書卷一百十三

唐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徐有功傳起拜右司郎中○舊書作左司

卒年六十八○舊書作六十二

加贈越州都督○舊書作越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崔徐蘇豆盧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宫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啟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即命銘朝覲碑授

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
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
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
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
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
容久必為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
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
滸列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僦畧邀丐則商人廢業

魏晉齊隋所不行況陛下乎如有師興費廣雖倍算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味道薛稷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修武后實録勞封清河縣子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撰武后哀冊最高麗絶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謚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為融所奬引為服緦麻六子其間者禹錫

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謚曰貞翹禮部尚書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從

從字子乂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為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藝松栢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臯引為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寃縱不治俄得真盜臯卒劉闢反

欲并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闢方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入為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吏給選者成牒以先後巧賕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裴度為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為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伏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翛以寵得京兆尹為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倨費為功至不治道輴車留渭橋久

不得進從三効之無少貸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効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即按二州户口符印上之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為用事者求金從不肯答用是不得相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

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横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寶歷初為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宫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名拜户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徳裕所善内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産奴婢有貫率錢畜

羊有口算又貿麴年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太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封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從為人嚴偉立朝棱棱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内無聲妓娱玩士大夫賢之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儋表為判官累遷黜中觀察使以

讒坐貶從為中丞奏以自代縣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
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為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
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彦曽
慎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釆縣進士第擢
賢良方正異等鄭滑髙銖辟府判官入為右拾遺進翰
林學士授湖南觀察使名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還
户部侍郎判户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為治刮適
愈而名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

隙鄭輔政引劉瑑而出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為有名帝惡之不荅鄭等乗是譖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謚曰貞子胤別傳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歴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

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

駢領西川節度吏倚駢為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吏除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劔南召為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為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謚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閲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彦曾咸通初繇太僕卿爲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卞急
爲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彦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
之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
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彦曾親
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稟賜之請無發兵復留
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龎勛爲將
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
達泗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彦曾

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紿言士思歸不敢過請至府解甲自歸彦曾斬其吏勛陷宿州發廥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譟而進彦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衆奔兖州彦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於衆俄而勛傳城城中大霧如墮彦曾悉誅賊家屬勛衆四面超堞入囚彦曾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説勛曰貴者不並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盖觀察使存爾勛

乃殺彦曾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死始彦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為血署張佛筵液蜜為人一昔鼠齧皆斷首徐有于亭下瀦水為池彦曾導清河灌之鐫石龍首注溜敵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為龐清河崔望也為吞噬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録其子祐之為滎陽尉徐吏有路審中者彦曾知其能頗任之既遇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嵐州刺史鄭畋謂

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為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嚴武城令客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彥曾官屬被囚鐸潛饋資糧及死為之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緋傣官焦璐温廷皓李梲崔蘊柳泰盧崇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錄其子官之

徐彥伯兖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為文結廬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髙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户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

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武后選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為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常少卿以修武后實録勞封高平縣子為衛州刺史政善狀璽書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擢修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已子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為文稍彊澀然當時不及

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彦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戒世云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建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

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為左金
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閑徹清密當時盛傳
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撿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
餘為真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
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
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名為天官侍郎聖歷初復
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
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

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於時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為梁泉令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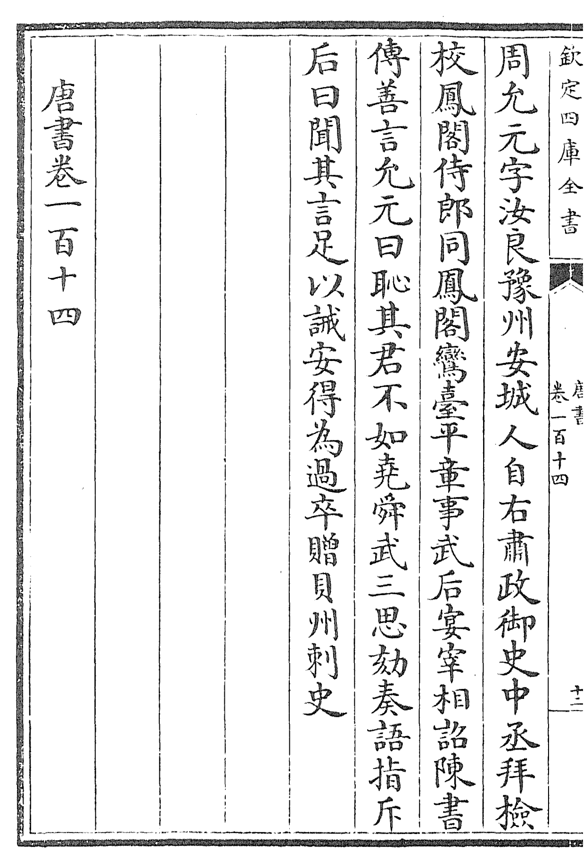
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累殿中監子懷讓尚萬春公主詔寬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復其舊姓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為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宮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為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

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宣烝竊閒王室䝉忠戚觖兾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元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畧可述者附左方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賔卿進拜納言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為

侍御史來子詢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為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謹細槩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搢紳為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撿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誡安得為過卒贈貝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十四

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崔融傳六子其聞者禹錫翹○舊書融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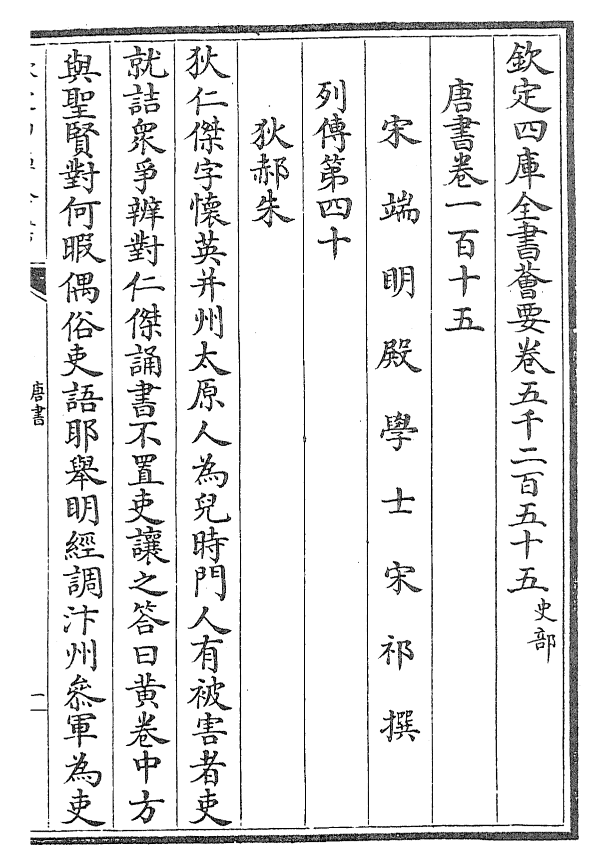
融曾孫從以母喪免兄弟廬墓○舊書以父憂免兄弟

廬於父墓

周允元傳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撿校鳳閣侍郎○舊

書累轉左肅政臺御史中丞

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五十五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

狄郝朱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為吏

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絶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

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

曰朝廷借之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禀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

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
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
南廵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毁千七百房
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
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
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
欽恤意表成復毁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
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出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横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劒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冑子數千凡幾詔耶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於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

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寖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

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名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曁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

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以寖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

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

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

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

降拜頓首白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巳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虜入寇

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巳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

羣盜縁玆聚結故臣以為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憂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内史后幸三陽宫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恱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

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㮚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寛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雇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歷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

進若張東之桓彦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
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
梁國公子光嗣景暉
光嗣聖歷初為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
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
内舉果得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為太府少卿
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别
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叅軍貪暴為虐民苦之因共毁

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絕族孫蕭謨

蕭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府使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蘄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蕭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贓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

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謜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為諸道觖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别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為尚書左丞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為傅俄

領天平節度使辭疾以祕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
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
吏歸千縑賵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
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
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友耻為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
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涢江道
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

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飧乾糒不顧瓷畀料精銳擊之虜
卻衆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
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
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
書為祕劑取靈藭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
漸上醫不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
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拜
盧伽逸多為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

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耶我嘗疑秦法為寛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

由偷察變識機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

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於位人之攸塈

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

克中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

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

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刋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

仗既過有横刀伏草中者先帝飲轡却謂朕曰事發當

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為實處俊曰先

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偽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

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

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為白帝曰處俊阽死誨臣曰生無益於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傅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

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官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孫處賢垂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斲曳祖父棺冢自是訖後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於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

亭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為中書令李敬玄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漸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寛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

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皐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複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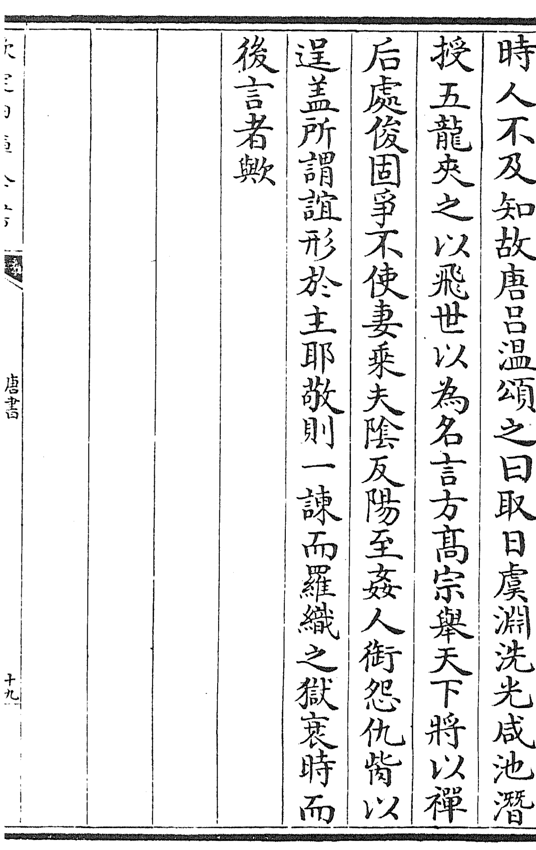
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内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匭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即向時之祕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遽廬遺糟粕下寛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

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
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稾歎曰董狐何以加
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
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
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
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
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
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

儒譔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為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為人出為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非其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産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恵相率降薦魏知古為鳳閣舍人張思敬

為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崔寔仲長統王郎曹冏論封建指秦為失敬則以為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為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晈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為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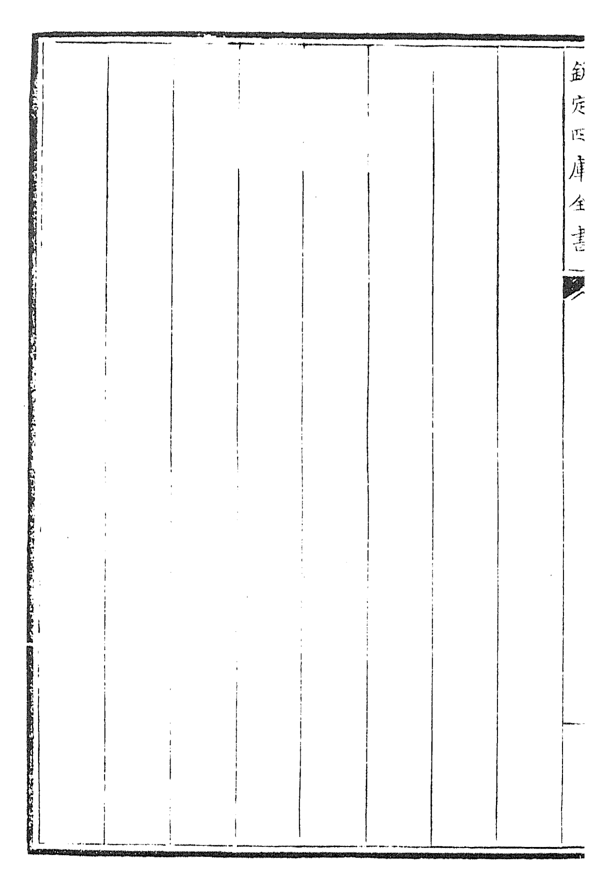
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於是追贈祕書監謚曰元
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共謚為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刼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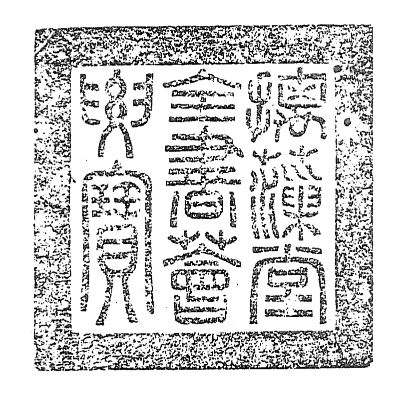


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温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觜以逞盖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唐書卷一百十五

謹案卷一百十四第八頁前三行瀦水為池刊本池訛沱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唐書卷一百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一

二王韋陸二李杜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楊徙雍咸陽父弘直為漢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荊王友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

記室任希古希古他遷就卒其業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沓墨民詣府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内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轉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

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荀納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危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隥道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蹊畏塗哉后爲罷行方慶嘗以令朞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羣臣不

遵用顏糸教誼不可長有詔申責内外畏之后嘗就求

羲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

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

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

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

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

序其代閥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歆其寵以老乞

身改麟臺監脩國史中宗復為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

庶子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
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
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
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
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
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
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
襃允是歲眞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

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為太子更弘為崇沛王為太子更賢為文今東宫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協舊典制可長安二年卒贈兖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復位以東宫舊臣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為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祕府圖畫皆異本方慶殁後諸子不能業隨皆散亡孫偁六世孫璵别傳璵曾孫摶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謂不誣矣

俌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參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俌至虜中脅說

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備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

遂好興利操下以嚴累遷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與度支潘孟陽爭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為柳州刺史親吏韋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吏見遂斥即抵以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劾遂補吏犯贓法當坐而詔稱清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宿淮西亟財賦籍遂幹彊拜宣歙

觀察使蔡巳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為光禄卿淄青行營
糧料使辭卿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
兵食歲三百萬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
能於時析齊為三鎭即拜遂沂兖海觀察使遂資褊刻
杖扑皆踰制盛夏治署舍牆垣程督慘峭將吏素悍戾
遂輒罵曰反殘賊人人羞忿裨校王弁與役人浴於川
語曰天方雨牆且毀等罪耳乃謀亂明日遂方燕弁率
其黨挾兵進遂驚匿厠下執而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

實官屬李矩甫皆死弁自知留事帝以沂海新定畏青
鄆亦搖乃拜弁開州刺史至徐州械送京州斬東市監
軍上遂所製杖出示於朝為戒云
搏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
刺史久之以户部侍郎判户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董昌誅出為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
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后搏請因赦

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宦不平搆藩鎮内脅天子摶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産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偪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摶並位素忌摶明達有謀即劾摶為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摶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輔政即譖摶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

顯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為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
崖州司戸參軍事賜死藍田驛
韋思謙名仁約以近武后父諱為嫌遂以字行其先出
雍州杜陵後客襄陽更徙為鄭州陽武人八歲喪母以
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
高季輔曰子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邪擢監察
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揺山岳震慴州縣為不任
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為同州刺

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觸機輒發暇卹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録録保妻子耶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為倉曹参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参裁武候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張仁禕帝廷詰仁禕懦不得對思謙為辯其枉因言仁會營罔陷人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之仁禕得不坐累遷右

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氷須俯伏號絶詔給扶侍轉司屬卿復為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或以為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邪乖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

幽州都督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為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為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浮廣倡優鼓吹讙譁戶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顏色恐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為烏程令

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槀失大臣意出為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艅艎若亟毀而敗則是用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寛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幾畀小人哉書不報未幾復為舍人掌選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虢二州刺史有

善政轉天官侍郎修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衆嘆其壯然以累猶流嶺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秘書員外少監召兼修國史封扶陽縣子招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黄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黄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謚曰溫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寤為均愛世比晉王覽第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為二川最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隳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閥後生以徼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垂拱間仕入彌多公行私謁

選補逾濫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大學尊尚師儒發揚勸奬海内知嚮然後審畀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不絶大猾伺間陰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慘類自誣服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藉藉咸知其非而鍜錬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縁共坐者庸可勝道彼皆報讐復嫌茍圖功求官賞耳

臣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亟拱以來罪無重輕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遷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

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徙魏洛二州政無它異坐善二張貶饒州刺史繇相州刺史入為黄門侍郎轉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為封戶者亟於軍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租庸

輸送不納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絶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蟲傷露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賞之生人則損陛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戶部丁六十萬人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纔百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所入已寡

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横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皁淩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貿易斷盜誅責紛紜曾無少息下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

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贓汙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設爵待士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據正遠僥倖之門僥倖開則賢者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人不安國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

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嗣立與韋后屬疏帝特詔附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賜況優備因封嗣立逍遙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栝藤盤數十物唐隆初拜中書令韋后敗幾死於亂寧王為救免出為許州刺史以定策立睿宗賜封百戶徙汝州入為國子祭酒太子賓客坐宗楚客等削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別駕再徙為

陳州刺史開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卒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謚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黄門侍郎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恒濟知名

恒開元初為碭山令政寛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轉給事中為隴右河西黜陟使時河西節度使蓋嘉運恃左

右援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恒劾奏之人代其恐出為陳
留太守卒
濟開元初調鄄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
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
者悉免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
為刺史濟四遷戶部侍郎為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
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頗
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子輿夏令亦以

能政聞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為翰
林學士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書辭不如
旨罷學士累遷度支郎中張仲方黜李吉甫諡得罪憲
宗意弘景𢷬助出為綿州刺史李夷簡鎮淮南奏以自
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
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邑有功朕所以念
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時蕭

俛輔政弘景議論常佐佑之還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
序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歷陝虢觀察使召拜尚書
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絪丁
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脩整吏部員外郎
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
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
納及是惶恐去遷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卒年六十六贈
尚書左僕射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

所倚頼為長慶名卿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黄門侍郎琛之曾孫
伯父東之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元方初明經後舉
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
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
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為
來俊臣所陷后貰不罪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

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讐黨又薦其友崔玄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槀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柙生平所緘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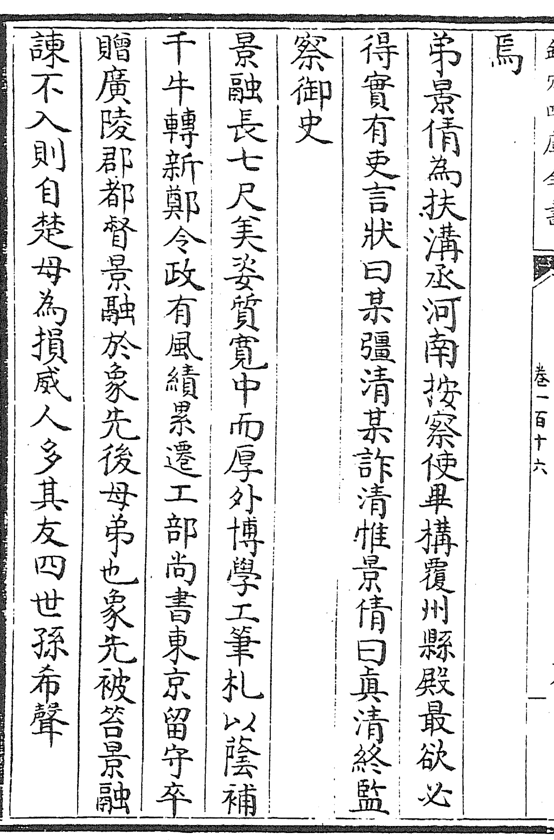
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為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項擢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項曰為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

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向湜嘗曰陸
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旣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
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
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
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
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為
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兖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

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柰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竇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劒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貞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

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為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謚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為家賢者乃賜名



焉

弟景倩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寛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諌不入則自楚母為損威人多其友四世孫希聲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為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為右拾遺時憸腐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刓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為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

元方從父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

末顯兄玄表喈曰爾名宦不立柰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歷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酋莘衆内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為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富春孫逖京兆韋述吳興

蔣洌河南達奚珣後皆為知名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府事謚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初武后時酷吏用事中宗朝倖臣貴主斜封大行啗利畜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

子璪字仲釆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

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為立祠用按察使宇文
融薦遷澠池令累遷兵部郎中東𢾊騎使還除洛陽令
時車駕在洛摧勒姦豪人不敢犯為中書令蕭嵩所器
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璪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況
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為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
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璪至徹之而虎不為
暴
王及善洺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

廓掠邯鄲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俊共救其亂宜撫
納遺甿而保全之覬時變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
旬之糧刼衆而興但恣殘剽所過失望竊為足下羞之
君廓謝曰計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
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
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
與高麗戰駐蹕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
國公陪葬昭陵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

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於宫命宫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横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病免召為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飢詔為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為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禄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

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為朕卧治為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禦寇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内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汙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剿絶元惡且揺亂胎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既為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

不宜侍游燕但撿校閣中及善即移病餘月后不復問歎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謚曰貞陪葬乾陵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為給

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
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殞絶於道左右為泣莫能視巡
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黄門
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
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
章獨以規誡睿宗佗日謂曰嚮日雖朕亦不敢諫非公
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為刑部尚書屢乞
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産

利空空何辭之遽曰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卒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後少子伊衡以妾為妻鬻田宅至兄弟訟閱家法遂替云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録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

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禄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眞偽莫辨即欲攪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旣乃除荆州司馬吏歌之曰録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寖知名入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巳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於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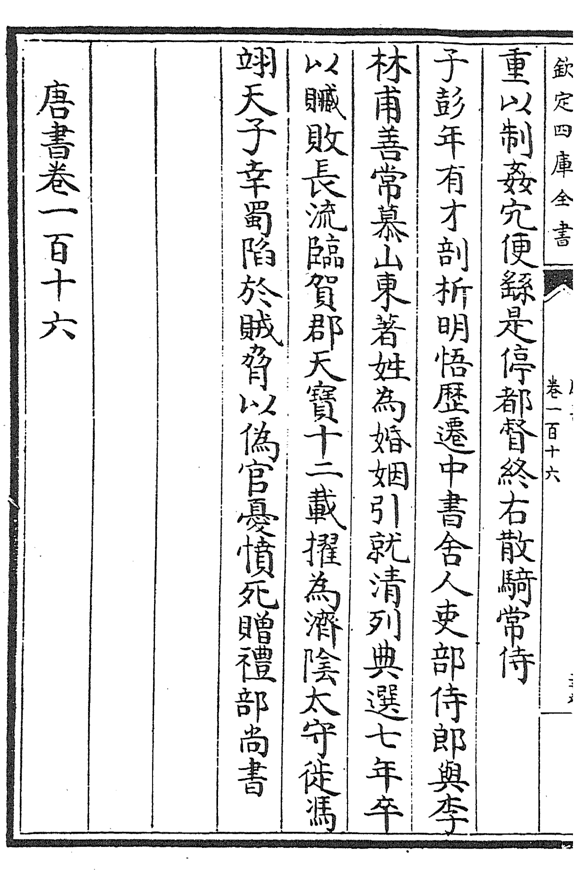
今雖欲罪臣柰明詔何宰相曰詔為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棃華示宰相以為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花木黄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

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謝罪后曰眞宰相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為面欺左遷秦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歷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為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為秋官尚書坐漏省内語降司刑少卿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元方垂拱中改今名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

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累轉司禮少卿出為本州刺史改冀州遷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聽致仕中宗還京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荅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

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斂自為文祭之贈侍中謚曰成子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誂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悦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令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彊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



重以制姦宄便緜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

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以贓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為濟陰太守從馮翊天子幸蜀陷於賊脅以偽官憂憤死贈禮部尚書

唐書卷一百十六

唐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韋思謙子承慶贈禮部尚書○舊書贈秘書監

陸元方子象先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舊書歷工部尚書

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舊書起復同州刺史

杜景佺傳○舊書及通鑑綱目俱作景儉

聖歷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沈炳震曰按舊書聖歷二年則天紀神功元年皆不合

唐書卷一百十六考證